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二上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周克鵬

欽定四庫全書

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二上

起丁未漢桓帝永康元年
盡癸酉漢獻帝初平四年

凡二十七年

丁未永康元年春正月東羌復反段熲擊破之○夫餘寇

玄菟質實

夫餘國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
玄菟郡名注見武帝元封二年

○夏四月羌

寇三輔質實

三輔郡名注見漢
武帝征和元年

○五月地裂

書法

地裂非小變也自和帝永元七年一書於是
再見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終綱目書地

裂三

詳秦
庚午年

○是月晦日食○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
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竇武及尚書霍諝等
使疏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
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所誣枉天下寒
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
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
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張陵矯皓苑
康楊喬遣韶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而陛下委
任近習專樹餐餼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
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
所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問者有嘉禾芝草黃龍
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土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
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
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

鮮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
舉迭為肩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
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身死
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
甫慙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
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百
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滂往候霍諝而
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歸
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
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曰是重吾禍也遂遁還初詔
書下舉鈞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惟平原相史弼獨
無所上詔書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
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
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
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
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

舉奏弼會黨禁中解所脫者甚眾竇武所薦楊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

集覽

稷禹伊呂稷名棄姓姬氏高息列反姓子氏皆舜之臣伊尹名摯殷湯之

相呂望周武王之相姜太公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書郎張陵張陵以下六人皆尚書郎內韓幹讀曰管主也平決臧否平音病平其不平曰平否音鄙臧否善惡也平決其善與惡咎徵書洪範篇咎徵注咎徵敘惡行之驗也君行狂妄則常雨僭差則常暘逸豫則常煖急則常寒蒙闇則常風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叔向名肸姓羊舌氏弟羊舌虎皆春秋晉公族也祁奚姓名晉大夫也左傳襄二十二年晉之執政范宣子殺欒盈之黨叔虎與焉宣子并囚叔向祁奚聞之見宣子曰鯨殛而禹興奈何以虎而棄社稷宣子說以言諸平公而免之祁奚為國非公非私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注言祁奚為國非公非私叔向也叔

向不告謝祁奚即往朝君明不為已也向音享肝許
乙反歸汝南句絕漢汝南郡後周改蔡州今汝寧府
是也舉鉤黨舉劾也鉤黨者相鉤引其黨與也從事
屬下句中都官從事也主察舉百官犯法者青州六
郡今益都府本漢北海郡禹貢青州也六郡謂濟南
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國水土異齊言不同和也周
禮五齊者水火木金土五者不相入也齊才計反黨
禁中解後靈帝建寧二年復治鉤黨今故云黨禁中
解一統志云后稷堯臣為農師教民稼穡有功
質實封于郃乃周武王之祖高與契通為唐虞司
徒受封于商乃成湯之祖伊尹注見梁武帝太清三
年呂望汲人姓姜名子牙年八十餘避紂居北海之
濱聞西伯善養老乃之周文王出獵遇於渭水之陽
載歸立為師稱曰尚父佐武王伐紂以安天下授以
丹書之戒封於齊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
賈彪潁川定陵人劉祐中山安國人魏朗上虞人劉

矩沛國蕭人尹勲鞏縣人張陵成都人楷之子遺詔
陳留浚儀人槐里縣名注見元帝永光元年霍譖鄴
縣人首陽山注見武帝元封四年史弼陳留考城人
青州禹貢九州之一周禮正東曰青州蓋以土居少
陽其色青故以名州武王封太公望於此為齊國秦
置齊郡漢分置北海郡屬青州東漢為齊北海樂安
三國地以青州治臨淄魏為益都郡晉為齊樂安二
國地安帝時廣陵僑立南青州故於青州加北字劉
宋省南青州乃去北字仍曰青州後魏治東陽又改
益都郡後周改為齊郡隋復為青州尋改北海郡唐
初為青州後改北海郡乾元初復為青州又陞平盧
軍節度宋改鎮海軍金為益都府元改益都路國
朝改青州府隸山東道叔向注見靈帝熹
平四年祁奚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五年

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質實

巴郡注見獻帝建安十九年

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太守欲上之群吏傳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聽不

書法

建和初元書黃龍見譙矣此書曰言黃龍見何疑辭也若曰其言如此云耳是故光武郡

國甘露降則書言中元元年桓帝巴郡黃龍見則書言是年齊青州河水清則書言陳壬午年終綱目書龍見十有三詳惠帝二年惟平帝書越爲郡上此書已郡言皆疑之之辭也

大水海溢○冬十月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董卓擊破

之

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拜董卓質實張奐酒泉

爲郎中卓隴

西人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

質實

酒泉

人

書法

書張奐遣何歸功奐也乃以不事宦官黜其功而賞董卓其私甚矣此綱目特書張奐遣

病漢也是故董卓之破羌寇也書張奐遣田神功之破史朝義也書李光弼使皆歸功遣之者也唐

肅宗寶應元年

十二月帝崩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初寶后既立御見甚稀惟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

書法

賀善贊曰桓帝即位二十二年自延熹二年前所書多為梁冀書策免太尉固冀專也

論定策功冀伐也立皇后冀仇也策免太尉喬冀忤也貶清河殺李杜冀誣也改清河冀私也封冀

城君冀嬖也張陵劾奏冀犯也殊禮增封冀奏也
徵陳龜還冀惡之也二年以後所書多為宦閣書
封五侯宦官與謀也單超將軍宦官寵過也楊秉
論作宦官貪縱也辛單超贈送過制也獄皇甫規
宦官仇陷也免馮緄宦官所惡也卒朱穆憤疾宦
官也膺等輸作劾奏宦官也殺成瑨捕膺等宦官
所疾也其餘自書災變邊事外非報私恩則事遊
畋急征歛凡三立后兩不食死雖嘗三以震食舉
賢一徵處士往往皆具文其壞諸淫祀若有見者
然再祀老子則亦偶然而已此桓之所以為桓也

遣使迎解瀆亭侯宏詣京師考異

提要無詣京師三字

竇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
稱孝王曾孫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
未持節奉迎
集覽 解瀆亭地理志解瀆在安平國饒
宏時年十二
陽縣案饒陽今隸晉州劉儵河間

人儻
音倏

戊申 孝靈皇帝建寧元年考異

按歲年例曰正統大書君名注云後有即位在今年

內者用之則此年歲首當書曰孝靈皇帝宏建寧元年

春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

陳蕃為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考異

以下漏太

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托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集覽
奈何委荼蓼之苦詩良耜篇以薺荼蓼注薺呼毛反菰田草也荼陸草蓼水草也箋云薺去荼蓼之事言其勤苦也今陳蕃以喻國有大事奈何委棄此勞苦而托病不朝

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二月葬宣陵實實

一統志云宣陵在河

南府城東北

○段熲擊東羌於高平大破之以熲為破羌將

軍

初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皇甫規張
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以問熲熲上言曰東
羌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羌虜人畜疲
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彊敵耳臣以為狼子
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所餘三萬餘
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
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
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
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十步萬

人車三十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驚劣伏待節度帝許之類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虜兵盛衆皆恐類乃令軍中長鏃利刀長矛三重挾以彊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固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十餘級太后賜詔褒美賜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較中藏府增助軍費拜類破羌將軍

集覽

伏疾猶疾之隱伏在身無慮注見宋文帝元嘉六年彭陽徐廣曰彭陽在安定郡括

地志云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中藏府藏去聲漢官儀曰中藏府令掌中幣帛金銀諸物

質

實

狼子野心左傳昭二十八年晉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

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古氏矣遂不視一統志云彭陽漢之縣名屬安定郡後魏屬原州隋廢之唐復置豐義縣宋復曰彭陽元廢之故城在平涼府鎮原縣東八十里高平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六年

閏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

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考異

祖上皇字羨按靈帝乃清河孝王曾孫其祖未嘗即

帝位不當稱皇祖

○夏五月朔日食○六月大水○錄定策功

封竇武為聞喜侯竇實

聞喜縣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

涿郡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
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夫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
建之何勲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
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
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
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
宗當立為後披圖披謂閱視也圖
謂宗譜涿郡注見帝玄更始二年

集覽

同宗相後言
靈帝本是同

書法

定策功何譏私也自梁冀始矣竇武忠賢也
則曷為書之如梁冀武不能辭則亦不足貴
矣靈帝不足病也故下書封陳蕃
不受而殊之善蕃所以愧武也

發明

竇武在東都為戚屬之賢然終亦不免何耶
于時漢統屢絕率以旁支入繼武適逢其機
過以此受封不亦惜哉然使其聽植之言推而弗
居猶或庶幾而武則不能用也書錄定策功固非

美之正所以
為武惜耳

封陳蕃為高陽鄉侯不受質實

高陽鄉未詳處所疑即
高陽里注見秦二世三

年

太后以蕃舊德特
封之蕃固讓不受

段熲追擊東羌連戰破之

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連破之又
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
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
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
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算而張奐說虜彊
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替言與遂猜恨言羌

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先
零離種累以反覆攻剽發冢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
手行誅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
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皆先零作寇
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
叛至今為鯁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
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
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
使能植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
未半而餘寇殘盡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
願卒斯言一以任臣**集覽**比陳愚慮句絕比音毗至
臨時量宜不失權便反頻數也陳愚慮猶言訴
愚衷也替言注見順帝陽嘉二年羌一氣所生謂東
羌亦是稟天地陰陽之氣而生者漢和帝時魯恭王
上疏曰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莊子大宗師篇孔子
曰彼方且與造化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至今

為鯁鯁本作梗詩桑柔篇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箋云
厲怨梗病也虺蛇楚辭天問篇雄虺九首靈蛇吞象
註虺亦蛇屬爾雅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山海經云
南海有大蛇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歲而出
其骨註云南方蚺蛇亦吞鹿消盡乃自絞於樹腹中
骨皆穿鱗甲間出文公辯證曰或云今嶺南有異蛇
能一日行數百里以逐人者但不見說有九首耳食
鹿出骨事似若迂誕然予嘗聞山中人說大蛇能吞
人家所伏雞卵而登木自絞以出其殼者軍不內御
御制也言軍便出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
可從中御**正誤**軍不內御今按此言軍中事專
聽主將之命不從中制御也**質實**漢陽
注見建寧二年靈武地名
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

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

殺之遂遷太后於南宮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乃引尚書令尹勲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

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
罪者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
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
太后尤豫未忍蕃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
蠆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
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
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劉瑜惡之上
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
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勸以速斷大計於是武蕃
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祈為雒陽令
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水代之收長樂
尚書鄭蠆送北寺獄蕃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
為武令水與尹勲雜考辭連曹節王甫勲水即奏收
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
告長樂五官史朱瑤瑤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
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實武

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共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曹節請帝出御前殿拔劔踊躍趙境等擁衛左右聞諸禁門召尚書官屬扶以白刃使作詔版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熱水殺之出堀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使堀等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耶王甫使劔士收蕃蕃拔劔叱甫辭色愈厲遂被執送北寺獄即日殺之時張奐徵還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辟路盡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

家屬於日南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巴肅始同
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
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
有罪不逃刑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與王甫等六
人皆封列侯蕃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
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殞歛
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為己子與
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張與遷大司農封侯與深
病為節等所賣固辭不受楊氏曰曹節王甫竊弄神
器固天下所同疾實武以至親操重柄招延耆德相
與協謀勦除姦凶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
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張與北州人豪素
非中人之黨武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己用而乃集覽
遲回達旦使逆賊得以欺與而使之豈不惜哉
蕭望之因一石顯元帝時宦官石顯誣譖望之望之
飲鴆自殺尤豫注見光武建武六年公乘昕公乘本

秦官名言得來公家之車也其後因為氏焉斯名也
長樂尚書官名也職主皇太后宮案長樂皇太后宮
名內奏內讀曰納五官史漢官儀有詹事五官百官
志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也史掾屬
也共普姓名共音龔詔版本簡為之其長尺一後書
楊賜傳割用版之恩注版詔書也唐高宗時詔并州
婦人年八十已上皆版授郡君史炤曰謂不加告命
以版策授之五校即五營也百官志屯騎越騎步兵
長水射聲五校尉皆掌宿衛兵臬首臬本作鼎古堯
反倒懸首也日南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吳深病
病慮也患也人豪人中之豪俠遲回
質實李膺潁川
不決意貌或並音去聲遲待回避也襄城人杜
密潁川陽城人劉瑜廣陵人雒陽縣名注見光
武建武四年巴肅渤海高城人胡騰未陽人

書法

書奏誅何非專也與書謀誅者異矣唐文宗
太和九年書曹節等何非濫也與樂書誅宦

官者異矣同上節等殺之易辭也前書以竇武陳蕃為某官矣此則曷為復書官惜之也若曰以太傅大將軍之重奏誅宦者其勢順其名正而殺之之易如此以見節等之強而陳竇為不密矣綱目所深惜也綱目書誅宦官四是中平六年唐文宗太和九年昭宗天復三年而不克者二是年唐文宗太和九年

發明

以利害言之蕃武幾事不密遂至禍延家國誠可深惜然綱目於二人則書其官於宦者

則書奏誅其子之意初不計事之成敗而惟顧理之是非誠以蕃武之志在於為國而當時閣官不去漢治終無可為之理不幸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一跌不收漢亦以亡此固天之所廢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書法若此是亦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意耳雖然書太傅則見上公之尊書大將

軍則見本兵之重以將相大臣合謀協力而不能
去刀鋸之賤非徒無益貽患愈深人主觀此盍亦
謹其
微哉

冬十月晦日食○十二月鮮卑滅貊寇幽并質實

鮮卑
東胡

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年突厥幽并二州名幽州
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

烏桓稱王

烏桓大人上谷難樓有衆九千餘落遼西丘力居有
衆五千餘落自稱王遼東蘇僕延有衆千餘落自稱
峭王右北平烏延有衆
集覽
難樓烏桓大人也姓難
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
名樓在上谷郡丘力居
烏桓大人也姓丘
質實
烏桓北胡種名注見光武建
名力居在遼西
武二十五年上谷郡名注見

秦王政三年遼西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郡名注同上年

己酉二年春正月尊慎園貴人董氏為孝仁皇后以其兄

子重為五官中郎將質實

五官中郎將官名注見桓帝延熹二年

書法

兄子何譏私也

發明

前此尊之為貴人今此尊之為皇后夫貴人乃宮嬪之職固不可以子而職其母也皇后

乃母天下之號亦不可無其實而居其名也是時群小恣橫無以取悅其君故為非禮之禮以媚之

耳直書于冊其失自見

○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電詔公卿言事

張英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青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按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為宦者所制不得從也英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節等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皆自囚廷尉數日得出以倖贖罪郎中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為太后為母哉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惟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徵王暢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于獄光祿勳楊賜曰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

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
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
之子
集覽顧復之報詩蓼莪篇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也顧我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文公集傳

曰顧旋視也復反覆也罔極無窮極也父母之恩大
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霧露之疾言幽隔於空
宮如霧露之遮蔽不覩天日之光明今之四公後書
百官志太尉公掌兵事司徒公掌人民事司空公掌
水土事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為上公錄尚書
事薨輒省之折足覆餗易鼎卦曰鼎折足覆公餗蓋
鼎有三足以喻三公也三公不得其人猶鼎之折足
必傾覆其餗也餗者速鼎實也八珍之具皇極不建
書洪範皇建其有極群書考索曰孔安國訓皇極為
大中之道非也蔡氏集傳云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
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
者也人君於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

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龍
蛇之孽龍蛇陰類也孽本作蝥襍也說文衣服歌謠
之怪謂之襍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蝥前書五行志曰
蟲豸之類謂之孽維維地女子之祥詩斯干篇注
維地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抑皇甫之權皇甫字
也失其姓名周幽王后褒姒寵之故位卑而權重言
如皇甫者可抑損其權勢割艷妻之愛艷妻周幽王
后褒姒也幽王娶之言如艷妻者當割絕其恩愛
正誤皇甫艷妻今按此見詩小雅十月之交云皇甫
卿士又云艷妻嬭方處朱子傳皇甫位卑而權
重艷妻即褒姒也言小人用事而嬖妾蠱惑王心以
為之主也**質實**王暢山陽高平人謝弼東郡武
陽人楊賜

華陰人

書法

蛇見御座大異也終綱目一見而已書詔言
事始此終綱目書詔言事四 是年晉元帝大

興二年齊戊辰年魏主
宏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六月以劉囂為司空

囂素附諸常侍
故致位公輔
集覽 囂牛刀反

秋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為新豐侯

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必復為盜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於是進營去羌所屯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眾東奔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張愷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追至谷

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
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龍西
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類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
級獲雜畜四十二萬四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
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司馬公曰蠻
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
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
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
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
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為
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
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之
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
夏之民亦將蠱起而為寇又可盡誅耶然則段紀明
之為將雖克捷有**集覽**西縣屬天水郡括地志云故
功君子所不與也

集覽

西縣屬天水郡括地志云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九

里漢西縣也今興元府西縣是封禪書秦襄公既侯
居西垂即此漢陽周以前為西戎地漢武置天水郡
治平襄東漢改天水為漢陽郡治冀彊場邊境也左
傳彊場之事注場音亦穀梁傳隱元年聘弓鏃矢不
出竟場疏云謂之竟場者竟是彊
質實一統志云漢
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彊場也陽本漢之郡
名治冀縣三國魏置秦州晉改漢陽為天水郡治上
邽尋廢復置秦州宋齊復為天水郡隋廢郡為秦州
大業初復為天水郡唐復為秦州天寶初改天水郡
乾元初復為秦州後移治成紀宋開禧初為天水軍
治天水縣金為鎮遠軍治成紀元復為秦州以成紀
縣省入至本朝因之改屬鞏昌府西縣漢初所置屬
天水郡晉廢之故城在鞏昌府上邽縣西南九十里
街枚注見秦二世二年西山在鞏昌府城西北九十里
廣漢水所出東山在鞏昌府城東一十五里
赤亭水所出新豐縣注見成帝鴻嘉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上

九月江夏蠻反州郡討平之考異

此亦誤書討與元質
鼎六年討西羌同

實

江夏郡名注見唐
僖宗乾符四年

○丹陽山越反郡兵擊破之質實

丹陽郡名注見明
帝永平十一年

○冬十月復治鈞黨殺前司隸校尉

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
朝廷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實武陳蕃劉淑為三君
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
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
勲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
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旺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
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
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

財救人者也及陳寶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寶誅膺等
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
忌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
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十
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
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
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群
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
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
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
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願為
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
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
南督郵吳遵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
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
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

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為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徧天下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

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事泄儉亡走國相收褒融送
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求我
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
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獨坐褒及黨禁解
儉乃還鄉里夏馥聞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
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須變形入
林慮山中隱姓名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
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餉之馥不受曰
弟奈何載禍相餉乎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
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初太尉袁安子敞為司
空孫湯復為太尉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至
是逢為司空隗亦顯官中常侍袁敞以逢隗相家與
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
與他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客愛士養名賓客輻湊術
亦以俠氣聞逢從兄子閭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逢

陳數饋之無所受閭見時方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卻矣及黨事起閭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燭納飲食母思閭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北計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於擁舊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羅黨錮之禍司馬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子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空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親友士類斷絕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中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

乎其不及已

集覽

相標榜相表襮也黨錮傳注標榜猶言稱揚也導人追宗黨錮傳注導引也宗

謂所宗仰也胡毋注見晉惠帝元康七年蕃嚮姓名章懷曰蕃音反八厨黨錮傳注厨音皮刊章印行之文如今板榜征羌正義曰縣屬汝南睢眭注見周赧王五十六年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瞻卬篇注殄盡瘁病也左傳襄二十六年蔡聲子曰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詩正月篇注富人之屋烏所集也文公集傳曰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將被囚執未知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望門投止窘迫之中見門即投歸而止宿求隱匿也破家相容寧破壞其家業而容隱張儉明廷寧宜執之明廷猶稱明府也寧宜執之猶言豈肯執捕之今欲分之李篤謂毛欽若欲分取此仁義之美名載半去矣言不執儉得分仁義之半去家事任長任從家

之長上讞之上奏也讞正獄議罪也漢書音魚列反
林慮河內邑林本作隆漢避瘍帝諱故改曰林索隱
曰隆音林慮音閭素術本傳無明音或曰術音遂案
月令審端經術注術周禮作遂遂上有徑故袁術字
公路愚謂此說未允案前書禮樂志心術注顏師古
曰術道徑也心之所由也又韻會舉要入聲內注說
文術邑中道也以是知袁術當在入聲以俠氣聞俠
氣之名見聞於人晉之三郤卻犍卻錡卻至皆春秋
晉卿也厲公嬖人胥童曰卻氏族大若除去大族則
不偪害公室後胥童與夷羊五攻殺三郤暴其尸於
朝梁碭碭徒浪反蘇林曰又音唐梁國之邑秦置碭
郡漢改梁國隋置宋州今歸德府是括地志云宋州
碭山縣在州東北百五十里本漢碭陽縣即今濟州
碭山縣也山在縣東囊括不言注見桓帝元嘉元年
括正誤
囊速伯玉恥獨為君子今按謝承後漢書王暢
誅劉表亦有此語未詳所出蓋世人相傳之

辭質實

劉叔河間樂城人荀昱潁川潁陰人淑之從兄子趙典成都人郭泰太原介休人范滂汝

南細陽人宗慈南陽安衆人夏馥陳留圉人蔡衍汝南項人羊陟泰山梁父人張儉山陽高平人岑暉南陽棘陽人劉表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陳翔召陵人檀敷瑕丘人度尚山陽湖陵人劉儒陳郡陽平人景毅蜀郡人東萊郡名注見成帝永始元年一統志云外黃漢之縣名屬陳留郡三國魏廢之故城在開封府杞縣東北左傳惠公敗宋師于外黃即此遽伯玉恥獨為君子遽伯玉衛人靈公時仕為大夫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孔子至衛主於其家稱之曰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後世追封內黃侯從祀孔子廟庭魯國注見周太祖廣順二年曲阜縣隆慮漢之縣名屬河內郡後漢改為林慮縣三國魏屬朝歌郡晉屬汲郡後魏省入鄴縣尋復置兼置林慮郡北齊郡廢後周復

置郡隋罷郡置巖州縣仍舊大業初州罷唐初復置巖州尋罷州以縣隸相州宋因之金陞為林州元因之至國朝降為縣改屬彰德府謹按此隆慮分明是山名集覽以為河內邑可謂誤矣愚不敢違之故述此縣沿革於此智者察之隆慮山已注見帝玄更始二年申屠蟠陳留外黃人梁國名注見景帝三年碭郡名秦末所置治碭縣東漢降為碭山縣後魏改為安陽縣隋復為碭山縣屬梁郡唐屬宋州宋因之金屬歸德府後廢元復置碭山縣屬濟寧路至國朝因之改屬徐州

書法

膺已廢矣書前司隸校尉何廢不以罪也殺之甚矣然則諸君子無譏歟前書部黨繼書

黨人此書鉤黨綱目固不能不假此以垂戒矣

發明

膺已廢錮而猶書前司隸者廢不以罪故也廢猶不予況殺之乎彼小人欲空人之國非

誣以朋黨則不足以盡賢人之類漢室至是固已
亡矣然范滂張儉等不得列書于冊者此又綱目
有不滿諸賢之意耳學者要當
深考而默察之則得其旨矣

是月晦日食考異

一本漏是月二字

○鮮卑寇并州

庚戌

三年春三月晦日食○徵段熲為侍中

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所嚮有功

辛亥

四年春正月帝冠赦考異

提要赦字下大書唯黨人不赦五字

唯黨人不赦

書法

赦不悉書自元帝以來矣書永康赦以赦黨人也書今年赦以惟黨人不赦也書中平赦

又以赦黨人也黨錮顛末綱目謹書之
觀其所書諸君子之不可深罪益明矣

發明

綱目自元帝永元元年以後凡赦之無事義
者例皆不書而此特書之者著其獨不赦黨

人故也嗚呼黨人皆賢人君子非有大惡
於國而惡之若此漢氏雖欲不亡得乎

二月地震海溢○三月朔日食大疫○秋七月立貴人
宋氏為皇后○冬十月朔帝朝太后於南宮

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率羣臣朝南宮親饋上壽
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寃帝深納之供養資
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
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書法

朝太后不書此何以書遷后也綱目子存義
故特書之是故順帝朝太后書靈帝朝太后

書皆遠后也不
久皆以喪書矣

鮮卑寇并州

壬子

熹平元年春正月帝謂原陵實實

原陵注見光武建武中元二年

司徒掾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胡氏曰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故聖人制禮專於廟享而不祭於墓其於理義精矣明帝之舉蔡邕之議豈其不考於此而失之集覽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實與集覽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注見明帝永平元年

實

蔡邕陳留國人

三月太傅胡廣卒

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所辟多天下名士練達故事明解朝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愔常避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集覽四公本傳曰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明解胡賈反曉也伯始胡廣字

夏宦者侯覽有罪自殺

覽為長樂太僕坐專權矯奢策收印綬自殺

六月大水○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葬桓思皇后

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其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

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可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
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
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
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
坐者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
德良家母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大獄遷
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
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李咸曰臣本
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
爭之咸復上疏曰章德虐害恭懷安思家犯惡逆而
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長樂尊號在
身親嘗稱制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
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集覽**比景建
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寧元年
徙於比景比景注見安帝延光四年成禮具禮也言
不降其葬禮配祔雜記曰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

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附讀為祔祔於先死者也文公家禮曰高氏云若祔妣則設祖妣及妣之位更不設祖考位若父在而祔妣則不可遞遷祖妣宜別立室藏其主待考同祔若考妣同祔則並設祖考及祖考妣之位胡泳曰高氏別室藏主之說恐未然先生內子之喪主以祔在祖妣之傍此當為據也擣椒自隨李咸擣椒為末以自隨者欲以椒塞口而死也本草云椒味辛有毒不造詩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箋云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家雖獲罪家謂其家竇武也章德虐害恭懷章帝后竇氏是為章德皇后養梁貴人子肇為子梁貴人以父梁竦為竇氏所陷死獄中貴人亦以憂死後肇立是為和帝追尊梁貴人為恭懷太后安思家犯惡逆安帝后閭氏是為安思皇后安帝崩閭顯定冊迎北鄉侯懿入即位後北鄉侯懿孫程等迎濟陰王保立之是為順帝遂誅閭顯

質實

臺

注見明帝永平三年陳球下
邳人宣陵注見熹平六年

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輸左校

有人書朱隗闕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詔司隸劉猛
逐捕猛以其言直不肯急捕詔以段熲代猛乃四出
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
千餘人奏猛論輸左校

書法

於是書朱隗闕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者
詔司隸逮捕猛以其言直緩之段熲奏猛論
輸左校則其直書詔何專病靈也曷為病之人言
節甫幽殺太后不治節甫而罪司隸帝誠何心哉
以是為帝病故特書詔終綱目書
詔輸作二李膺劉猛皆病其上也

冬十月殺渤海王悝

初渤海王惺以不道貶為癭陶王因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十萬既而桓帝遺詔復之惺以非甫功不與甫以中常侍鄭蠆等與惺交通乃使段熲收蠆等而奏蠆等謀迎立惺詔冀州刺史收惺迫令自殺妃妾子女傅相以下百餘人皆被誅甫等十二人以功封列侯

集覽

惺音魁渤海王之名癭陶地理志鉅

鹿郡癭陶縣案鉅鹿今邢州是也癭一井反蠆思合反史炤通鑑釋文晉立

質實

一統志云癭陶

漢之縣名屬廣平國晉屬鉅鹿國後魏改為平鄉縣隋屬洺州尋改屬邢州唐初於此置封州州廢還屬邢州宋省入鉅鹿縣尋復置金仍舊元隸順德路國朝因之改屬順德府

十一月會稽妖賊許生稱帝質實

會稽郡名注見和帝永元元年

○鮮

卑寇并州質實

鮮卑東胡種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

癸丑

二年春正月大疫○夏六月地震○秋七月以唐珍

為司空

珍中常侍
衡之弟也

冬十二月鮮卑寇幽并○是月晦日食

甲寅

三年冬十一月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考異

按凡

例討而殺之曰誅
此當書誅誤作斬

堅富春人召募精勇得千餘**實實**吳郡注見獻帝建
安五年一統志云

人助州郡討許生大破斬之
富春漢之縣名屬會稽郡東漢屬吳郡三國吳置東
安郡治富春尋廢郡仍屬吳郡晉改為富陽縣隋屬

杭州唐宋元仍舊至
國朝因之屬杭州府

二月鮮卑入北地又寇并州考異

入當
作寇

乙卯 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
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學取正焉碑始立觀
模寫者車乘
日千餘兩

集覽

立石經于太學門外鐫五經於石
碑曰石經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

之南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古文篆隸藝
文志太史試學童以六體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
書繆篆蟲書顏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隸皆
秦使程邈所作篆有大篆有小篆隸書主於徒隸從
簡易也或曰始造隸書起於官
獄多事苟趨簡易施諸徒隸也

書法

書尊經也自是補遷遷成綱
目必詳書之詳梁戊戌年

夏四月大水○鮮卑寇幽州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
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
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
冀舊壤鎡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
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
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
兩州縣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昔韓安國起自徒中
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
互繫以求制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
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不從司馬公曰叔向
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
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附法制不煩而

天下大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閹文不賞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蒸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

集覽

三互法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章懷說

縣空縣讀與懸同叔向春秋晉公族也姓羊舌氏名肸雖不專晉國之政而晉之執政趙文子韓宣子皆訪之而後行向者享閹

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冀州注見秦二世

二年信起國韓安國起自徒中韓安國睢陽人嘗學韓子雜說漢景帝時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安國扞吳兵於東界其後坐法抵罪既而拜為梁王內史起自徒中為二千石武帝時累官御史大夫朱買臣出於幽賤朱買臣會稽人家貧好讀書賣薪自給擔束薪行且誦書為妻所棄漢武帝時以同邑嚴助

薦召見說春秋拜中大夫後為會稽太守擊破東越有功徵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叔向晉人即羊舌肸也博識多文能以禮信為國介聘於楚楚欲倣以所不知而不能鄭鑄刑書責子產以開端治罪不私其親稱為遺直

六月螟集覽

螟螟蛉桑蟲也說文蟲食穀禁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

丙辰

五年夏益州夷反

○大雩質實

大雩注見桓帝延熹元年

○殺水

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

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宥以

副天心帝大怒檻車收鸞送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
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
爰及五屬集覽五屬屬族也謂斬衰齊衰大
功小功總麻五服內之親質實永昌郡
名注見

章帝建初二年哀牢國禁錮注見章帝元和元年

發明

書更考黨人禁錮五屬文無貶詞然當時愈
嫉黨人之意隱然自見於書法之間觀當時
所惡如此則曹鸞雖欲為之申理其
可得乎書殺而不去其官亦哀之也

鮮卑寇幽州

丁巳六年夏四月大旱蝗

以旱蝗詔令三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汙者罷免之平
原相陽球坐嚴酷徵詣廷尉帝以球前為九江太守

討賊有功特**賢實**平原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陽球漁陽泉州人九江郡名注見秦

王政四年
壽春邑

鮮卑寇三邊○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

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引諸生能為大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置其間恚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藩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廢闕不行忌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齊制宜如故

興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當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見拜擢難復收改但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于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群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

集覽

宣陵桓帝之陵墓鴻都門注見安帝延尉焉光三年尺牘木簡以書辭賦也一尺之

長故曰尺牘鳥篆字為蟲鳥形迎氣五郊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鄭司農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鄭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蔡邕曰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詩注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文公集傳曰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餘音者矣鄭氏曰朱絃練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工歌不以箎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養老辟雍養老禮注見明帝永平二年辟雍注見成帝綏和元年石渠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閣帝親臨決焉注見本年白虎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效宣帝故事議五經同異帝親臨決作

白虎議奏
注見本年

質實

也陳惠盛也陳敷告也博奕博局戲也奕圍棋也俳優注見武帝建元三

年宣陵注見
建寧元年

書法

宣陵孝子何市賈小民自名也自名也曷為以為宣陵孝子書因其稱而稱之所以著其

誣也而以為太子舍
人其無義謂甚矣

秋八月遣校尉夏育等擊鮮卑敗績

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
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
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効因請王
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
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
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

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遁逃為之謀
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今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成
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是為耗
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
困胸背之療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
而可伏乎天設山河以別內外苟無威國之患則可
矣豈與蟲螳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
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
量耶帝不從八月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各將萬騎
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眾逆戰育
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犇
還死者什七八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

集覽

疥搔疥
瘡搔痒

也搔本作瘙音噪療疽療音標疽病也疽音腫癰也
高柳注見光武建武九年雲中注見秦王政三年檀
石槐鮮卑大人名也桓帝延熹九年自分為三部節
傳釋名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光武本紀注節以

竹為之柄長三尺以旄牛尾為其旒三重蘇鶚演義曰古者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旌之形後世漸長數尺節操也謂持節者必盡人臣之節操傳張惠反以木為之長尺五寸書符其上又以一板偕封以御史印章

質實

後百官志云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主烏桓胡護羌校尉一人

比二千石主西羌中郎將一人秩比二千石主護四夷

冬十月朔日食○地震○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徵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

摧破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
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
天下遂歐血而死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
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
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集覽**劫質劫威驅勢劫也
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質**以物相贄也質又
音致又有作劫執者徐庶於此蓋得之矣獻帝建安
十三年曹操追劉備及於當陽之長坂徐庶母為操
所獲庶辭備曰今失老母方**質實**遼西注見光武建
安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
河東武城人柳城注
見獻帝建安十二年

發明

趙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雖歐血
而死綱目亦畧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示訓

也嗚呼
微矣

戊午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趾烏潯蠻反質實

合浦郡名注見

武帝元鼎六年交趾郡名注見唐宣宗大中二年

○二月朔日食○地震○置

鴻都門學

鴻都門學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既而詔為鴻都門學樂松等圖像立贊尚書令陽球諫曰松等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俛眉承睫微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集覽

東觀注見和帝永元十三年

書法

書讖也置學美事也則何讖於是諸生皆出辟舉往往多無行趨勢之流其所取者文賦

尺牘下至鳥篆果何益於教化哉是故樂松等圖像立贊不書削之也綱目書立學皆美也惟鴻都門學及劉表立學宋立四學為譏辭

以張顥為太尉

顥中常侍奉之弟也

書法

唐珍中常侍衡弟也張顥中常侍奉弟也司空太尉皆若人而論道經邦之事業可知矣

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為雄

書法

侍中寺何內署也舊制侍中中常侍出入禁中至東漢而中常侍皆宦者於是閹豎用事

化雞而晨變不虛生矣雌化為雄異也女化為男甚哉宋乙丑年雌雞化為雄綱目一書而已

○六月有黑氣墮溫德殿庭中

氣如龍長
十餘丈

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

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今妾
媵閭尹共專國朝鴻都群小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
任芝居納言以便辟之性受不次之寵而令縉紳之
徒委伏猷猷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委捐溝
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
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
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斥遠佞
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冀上天
還威衆變可弭賜秉之子也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
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祿變以

當謹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脫墮難化皆婦人
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譏諛驕溢門史霍玉
依阻為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
將為國患宜高為提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
戒今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
長水趙琰屯騎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廷尉郭禧
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
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
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
聖朝既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
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
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
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河
南呂彊慙邕無罪力為伸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
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璜女夫陽球又與邕叔父
有隙遣客刺邕客感其義反以其情告之由是得免

集覽

妾媵媵音孕送女從嫁閨尹顏師古曰稱宦人為閨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尹正也閨與奄

通並音淹又音掩記月令仲冬命奄尹申宮令謹房室必重閉注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常伯書立政篇王左右常伯蔡氏傳曰牧民之長曰常伯前書谷永傳注常伯即侍中納言書舜典篇命汝作納言注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便辟注見哀帝建平四年摺紳注見武帝元朔元年逮及逮謂訪逮也冠履倒易續離騷賈誼弔屈原篇章父薦履漸不可久兮文公集註章父冠名薦履反在履下也又前書賈誼疏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陵谷代處詩十月之交篇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注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鶴鳴之士詩鶴鳴篇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箋云臯澤也九臯九折之澤言深遠也鶴在中鳴

焉天雖高遠亦聞其聲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斷絕尺一顏師古曰尺一之板詔也斷絕謂不得頒降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璽皆以武都紫泥封盛以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蜺通作霓屈虹也楊賜傳曰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邪氣所生不正之象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注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鄭玄注曰霓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倖於陽也趙霍謂趙燒霍玉蓋升姓名蓋公蓋反字或作蓋非

正誤

不見逮及今按謂任用不及也斷絕尺一作蓋非

發質實

橋玄梁國睢陽人也

書法

書虹始此終綱目書虹二陳甲申年白虹貫日

發明

災異之變至是極矣列書于冊而不聞修省之實雖當時詔問群臣然皆削而不書者言

而不用無益敗亡故也嗚呼天戒若此尚不知警
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
哉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集覽

天市天官書旗中四星曰天

所明則市吏急商人無利不明反是
彗星出當徙市易都客星入兵大起

○冬十月廢皇后

宋氏幽殺之

后無寵而姑為渤海王惺妃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
挾左道祝詛帝信之策收璽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
父鄧及兄
弟竝被誅
集覽 暴室注見昭
帝元平元年

書法

於是策收后印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耳書
幽殺之何罪信讒也終綱目廢后書殺三詳

桓帝延

熹八年

發明

漢時廢后多矣苟非大惡皆能保全始終至桓靈二君乃始極其威虐故前之節后與此

宋后皆以幽殺書之而不言其罪夫亂亡之世貴為國母猶且不免況他人乎噫

是月晦日食

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宥宋后家屬無辜不得歛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弘大務蠲畧細微不省

賈實

盧植涿郡涿人

鮮卑寇酒泉賈實

酒泉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

○初開西邸賣官

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賣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奇震曾孫也

集

覽

復致大鳥楊震死時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悲鳴淚下葬畢乃飛去

書法

桓帝之世書賣關內侯以下官矣於是而開西邸若市肆然雖公卿有常價謂之何哉書

初開西邸是又桓帝之所未有也

未已
二年春大疫○太尉橋玄罷

玄幼子遊門次為人所劫登樓求貨玄不與司隸河南圍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

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子死玄因上言天下凡有劫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聞張姦路由是劫質遂絕

地震○夏四月朔日食○宦者王甫伏誅太尉段熲有

罪自殺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段熲以輸貨得太尉阿附之王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附驥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彪賜之子也球奏甫類等罪惡悉收送洛陽獄及甫子萌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萌乃罵曰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

乎父子悉死杖下頰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
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
球遂欲以次表誅節等及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
權貴大猾若公卿豪右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耶節
等聞之不敢出沐會送虞貴人葬節見磔甫尸慨然
拭淚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好妄作不宜使
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於是曹節朱瑀
等權勢復盛郎中審忠上書極言瑀等罪惡請與考
驗有不如言願受集覽辜權權與校通注見桓帝延
湯鑊之誅不報集覽熹三年辜較五毒項與手足
俱加木夏城門洛陽
城南門名曰夏門

書法

甫死考掠書伏誅正其罪也凡上書事下書
官官其事也上書事下書罪罪其事也梁冀

書伏誅胡廣等書有罪則廣為冀黨明矣王
甫書伏誅段熲書有罪則熲為甫黨明矣

發明

段頰在漢功亦不少然不免書有罪者失在阿附宦寺輸貨得官耳當是之時守正而斃

者君子猶恨其去之不早况頰輩乎書以貶之宜矣

封中常侍呂強為都鄉侯不受

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曰宦官品卑人賤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刺罔不由茲采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聚豈無憂怨蔡邕對問毀刺責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群邪咀囁致邕刑罪今群臣皆以邕為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段頰武勇冠世勲烈獨昭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受任反頰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弭矣帝知其忠**集覽**陰陽乖刺乖繆刺戾謂**質實**呂強河而不能**用**陰陽不調順也刺音粹**質實**南成臯

人都鄉縣名注見
章帝章和二年

書法

凡封拜書不受美辭也而於中常侍見之綱目所深予也故自趙高以來未有不書宦者

惟呂強不書書其宦綱目封拜書不受十有九不拜二讓還一詳安帝永初元年宦官能讓者呂強而已終綱目宦官可取者三人呂強以賢楊復光以功張承業以忠舍是無取焉耳

發明

曰均之內臣也前此單超等封侯則揭宦者書之今此呂強乃書中常侍何哉強有清忠

奉公之節且抗詞自列備言封爵宦寺之非固非超等濁亂朝綱之比綱目別而異之特書不受以著其美其樂予人為善之意不問流品如此乃知不問是否欲一槩殺之者過矣

詔黨錮從祖以下皆釋之

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乖繆常法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集覽上祿縣屬武都郡案實實一統志。皆得解釋。漢武都今階州是。云上祿。

漢之縣名屬武都郡東晉屬仇池郡隋為蒼泉縣尋。仍舊唐廢之今鞏昌府成縣北二百二十里是其廢。

縣地也。

中郎將張修殺匈奴單于秋七月徵下獄死○冬十二
月殺司徒劉郃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

初郃兄侍中儵死於陳寔之難至是永樂少府陳球。復說郃曰曹節等放縱為害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

耶郤許諾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聞知共白帝曰郤等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郤及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質實

陳球下郤人

發明

不曰殺司徒劉郤等而列敘之者哀其死不以罪不失其職且以甚當時之惡也

巴郡板楯蠻反質實

巴郡注見文帝後元二年板楯蠻注見光武五年

○鮮卑

寇幽并集覽

幽并二州名在朔方

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

四年

庚申三年夏四月江夏蠻反集覽

江夏今在武昌是有江夏縣

質實

江夏

郡名注見唐僖宗乾符四年

○秋地震○冬有星孛于狼弧集覽

狼弧

天文志天狼星
弥天星

鮮卑寇幽并○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

后

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徵其兄進為侍中後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酖殺美人帝怒欲廢后中官固請乃止

作畢圭靈昆苑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囿栽足以脩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焉先帝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宜惟卑宮露臺之意以慰民勞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

集覽

畢圭苑名鴻池上林武帝所起之苑名三驅之禮易
比卦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注天子不台園開一面
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惟取其不用命者不盡物
取之義中之仁也若保赤子出尚書康誥篇文卑宮
論語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露臺漢文帝欲造露
臺惜百金之費注見文帝後元七年文王之園孟子
文王之園方七十里民以為小齊宣
王之園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質實一統志云
南府洛陽縣東三十里漢張衡東京賦東則鴻池清
簾淶水澹澹即此上林苑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蒼梧桂陽賊攻零陵太守楊璇擊破之考異

按此書攻
當作寇書

擊當
作討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軍數十乘
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

殺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
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
鳴震郡盜波駭破散追斬集覽蒼梧郡名注見武帝
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元鼎五年桂陽廣州
記云桂陽五嶺之一也零陵郡名今永州是注見武
帝元鼎五年發公候反說文張弩也又詩詁注引滿
也波駭如波浪之駭散
質實桂陽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
年楊琬會稽烏程人喬之弟

辛酉四年春正月調郡國馬置驂驥廐丞以領之集覽驂驥

良馬名驂驥驥驥

時豪右辜摧馬
匹至二百萬

夏交趾梁龍反以朱儁為刺史擊斬之集覽

交趾南夷
郡名郭璞

云交趾所以謂之雕題

脚質實

張九韶曰漢置交趾刺

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注

見唐宣宗大中二年朱僞上虞人

月朔日食○鮮卑檀石槐死集覽

檀石槐鮮卑大人名

子和連代立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出攻北地人射殺之子騫曼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

書法

匈奴單于書死書立鮮卑未有書者於是一

年始見綱目和帝永元五年書徙據匈奴地始盛至桓帝永壽二年檀石槐始益強蓋為邊患二十六年矣

作列肆於後宮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好為私穡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呂彊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歛諸郡之寶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尚書但受奏御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然後付尚書舉劾下廷尉案罪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然猶有曠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集覽**太僕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

牧馬官名荒穢不治地之荒蕪汙穢之不治者

書法

凡作宮室譏也作列肆甚譏之也是故靈帝好狎則書作列肆於後宮肅宗好佛則書置

道場於三殿唐上元二年言非地也

發明

為天子而作列肆於後宮是甘為閭閻猥賤之人矣尚可據皇極而臨大寶乎據事直書

不待貶絕
惡自見矣

壬戌五年春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

太尉許穢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鴞而囚鸞鳳帝以讓穢濟

諸坐徵者悉拜議郎集覽臧乙六反注有質實張濟武威

發明是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所在縱橫方且詔公卿舉為民害者何哉書之於冊足以發

千古之一笑耳

二月大疫○夏四月旱○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集覽

太微天文志太微垣在翼軫之上注見景帝後元三年

○板楯蠻寇巴郡以曹謙

為太守降之

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程包對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戰永初建和羌虜入寇皆賴板楯連摧破之馮緄南征倚以成功近益州郡亂以板楯

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
漢役垂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劉割
陳冤州郡不為通理關庭悠遠不能自聞故邑落相
聚以至叛戾非有謀主潛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
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
選用太守曹謙造宣詔赦之即時皆降
集覽板楯西
落巴郡注見文帝後元二
年不軌陰謀反逆為不道

八月起四百尺觀○冬帝校獵上林苑

書法

書校獵何譏禽荒也是行
也還幸太學不書削之也

○以桓典為侍御史質實

桓典沛郡龍亢
人榮之玄孫

典為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
邸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書法

侍御史之設久矣未有書者始書桓典嘉舉職也

癸亥六年夏大旱○秋金城河溢質實

金城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又廬

州府城西九十里金城河未知孰是

○五原山岸崩集覽

五原山在勝州榆林注見

武帝太初三年質實

五原郡名注見武帝元封元年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二上